



ISBN 978-7-227-01108-8



9 787227 011088 >

定价：47.80元（上下册）



红尘梦醒

H O N G C H E N M E N G X I N G

张淑茵 著

(下)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红尘梦醒（下）

台湾 张漱菡 著

责任编辑 袁凤影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274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1108-8
定 价 47.8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四四

芩芩的寓处，距离五金业同业工会不远，只需转两个弯就到了。阿月在三阿伯那里碰了个钉子，扭头就走。一生气，两只木拖板踢踢踏踏地比平日敲得更响。她一口气跑回主人的家，就加油添醋地把三阿伯的话渲染了一番。

“才起来吗？十二点多了呀。好懒！”

“不要动手动脚的，我不舒服。” 芊芊的眉峰皱得更紧了。

“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？” 吴水木伸手去试她额上的体温。

“不要碰我，我心里不舒服。” 芊芊横瞅了吴水木一眼。忽然感到那晃动在她眼前的面孔和烟垢堆积得很厚的牙齿，有点使她作呕，好像胃里有一股酸水在翻腾，对方那无法引起她好感的面貌，实在使她憎厌，于是，她偏过头去，并伸手把吴水木推了一下。“你走开好不好？”

“阿琴，阿琴，你快不要这样，有话好好地讲。”吴水木满头大汗地竭力安抚。

“你变了心，我还讲什么？这样的日子我不要过，我不要过。你这样假惺惺地拦着我做什么？我死了你好去娶别的女人哪，让别的女人来花你的钱哪——”岑岑依然在跳着脚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，阿琴。”吴水木叫起屈来：“我几时变了心啦？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？你要凭良心想一想啊！”

“那酒精和药膏的味道，好难闻，我简直受不了。”芩芩呕了一阵，眼泪汪汪地说。

“太太，你以前有过这种现象没有？”何医生注视着芩芩问：“以前也怕闻这种味道吗？”

“不，以前不怕。”

“你有没有胃病？”

“没有哇，我的胃很好，从来没有什么毛病的。”

“太太，你



四五

从何医院出来，吴水木就像捧着个宝贝似地，连声叮嘱司机小心驾驶，一路半扶半抱地呵护着岑岑，把她送回家来。

原来何医生检查的结果，证实岑岑的确是怀了孕，吴水木闻讯之下，真是大喜过望，身边这个爱妾在他心中的份量，也就顿时加重了。抵家后，他马上吩咐厨子，按照

了，不稀罕！我不要用你的钱。”芩芩突然又生气起来。

“不要讲这种话，芩芩，我怎么会不给你钱用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去查我的账，跑来向我发脾气？你说你说。”芩芩尖锐的声音在室中回荡着。

“不要这样，芩芩，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哪！”

“呸！你的孩子就这么要紧，我

吴水木不敢迟疑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
“第二，我的亲生父母都葬在南部屏东的乡下，我要在埔里买一块山地，把我父母迁葬到埔里来，建筑一个考究点的坟墓。让我这个做女儿的尽一点心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“这个不成问题，我当然答应，一定一定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。”芩芩的脸色缓和过来。“另外，还有一个要事，就是我嫁给你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你家里那两个老婆，根本不

户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过去做生意，卖了不少我女人赔嫁的田，这两年我的境况不错，她吵死吵活要我赔偿她，所以我才买下大雅和西势厝的两百甲田，你想，要是过户给你，她怎么肯答应。阿琴，这是我的苦衷。”吴水木委婉地陈述着，他相信岑岑明白了原因，一定会体谅他的。

然而，他的判断并不正确，听了他的话，岑岑的大眼睛又瞪圆了。她愤然作色地说：



之女十九岁的美娥站在敌对的地位，家庭中经常发生冲突，风波迭起，多年来始终不曾平息过。

吴水木娶芩芩时，事先不曾同黄氏商量过，直到既成事实之后，黄氏才听到消息，母子俩曾专程从清水赶到台中。黄氏原打算抓住芩芩，大大地毆辱一顿的，恰好那天芩芩外出，没有被黄氏碰上，只找到吴水木大闹了一场，经人劝解，毫无结果地回去。此后，黄氏心头之恨，虽一直

四六

芩芩怀孕期间，吴水木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，以致那无知的黄氏母子想施行他们的计划——一个愚蠢的计划，来加害芩芩，竟始终没有机会。延迟，再延迟。终于，芩芩的儿子出世了。

婴儿的降生，在芩芩的心理上，发生了革命性的大转变，先天的母性光辉，照亮了她那颗对人间充满了仇恨的心。一缕具有无比巨力的柔情，在她的内心膨胀着，她自己感觉到向来荒凉贫瘠的心灵，在孩子的啼声中变得充实了，丰富了。怀抱中那红红的美



才是吴水木的原配发妻。

这无异是一种强烈的引燃剂，点着了黄氏心头的妒恨之火，使之疯狂激烈地扩大燃烧起来。

大半年以来，黄氏的养子吴火光经常到台中去探听消息，并与三阿伯联络感情，企图伺机实行他的夺产计谋，却始终不曾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。但在这一天晚上，他从台中回到家来，却兴冲冲地喊着黄氏：

这是行不通的。”

“这个你不用操心，我自然有办法拉拢阿虾。”吴火光胸有成竹地说着，竟转身对着桌上的一面镜子，端详着自己的面孔，并伸手摸摸面颊，又抹了两下头发，大有洋洋自得的神气。

他有一个方形的脸，浓而黑的头发，一直生到额上，与眉毛的距离极为接近。白净的皮肤，配着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，的确不算难看。但那一股庸碌而俗气的世佻气，却毫无保留地由他的言谈举止间表现出来。

黄



“别做梦了，你打算等事情办完了就把她一脚踢掉，她会依你？”

“大不了把她讨进门，做个姨太太。”吴火光悠然地喷出一口烟，两条腿一抖一抖地。

“胡说，素英还没有嫁过来，你就想讨姨太太。要是你阿舅晓得了，说不定一生气就把这桩婚事



本外室原已有点厌倦，同时正野心勃勃，想打芩芩的主意，美娥的挑拨，倒恰好发生了作用，彼此之间的感情终至破裂，不久那日妇被送返日本去了。

日妇下堂，最感高兴的是美娥，她以为那全是自己的力量所促成，不免大为得意。岂知她的目的尚未达到，芩芩却已进门了，于是，她的希望，又付之东流。